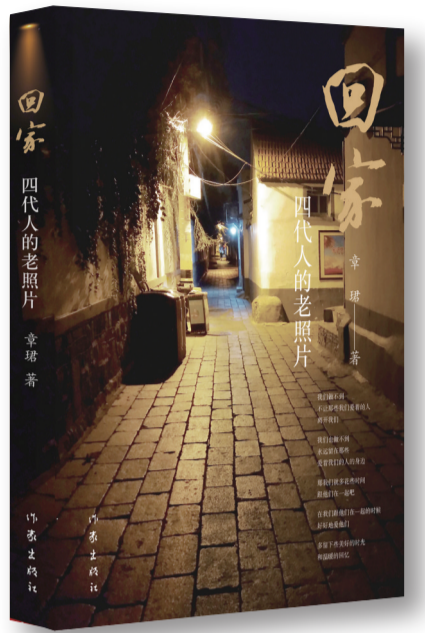


彼此不姓名

章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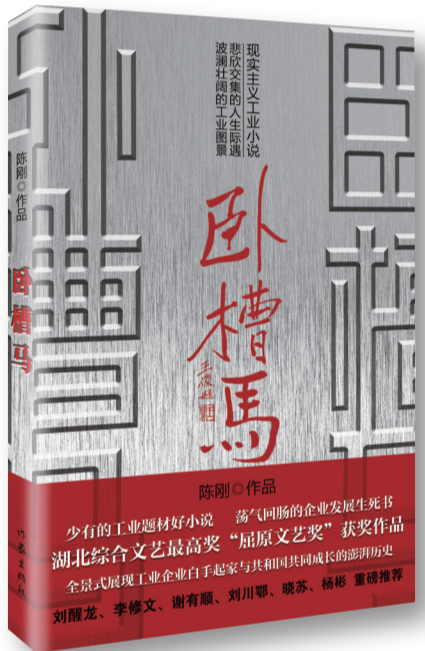


曾经拥有和未曾失去的。曾经以为，每一天从东方升起，是一轮新的太阳。繁茂的大地上铺满了鲜花，娇艳的花儿在清新的晨曦中醒来，一起朝着那轮朝阳吐露芬芳。我们伫立大地，遥望远方，看着那轮太阳冉冉升起。年轻的目光与第一缕阳光交会，迸发出让我们怦然心动的希望。我们相信太阳一定会升起，所以我们也相信我们的梦想一定会实现。我们的梦想可以比山川更高，我们的激情可以与江海一起奔腾。我们相信花谢了还会再开，所有的坚持都能等到雨后的彩虹。我们相信这个世界可以明媚纯净，我们的心灵也可以永远纯粹。我们相信美好的爱情，有情人可以终成眷属。如果今生不够长，来生我们还可以在一起。我们以为死亡离我们很远，亲情友情可以与我们终生相伴。在家里我们被亲人环绕，离开家后我们会有很多的朋友。我们的朋友只会越来越多，不会有人中途退场。我们可以轻易地看到美的东西，美的风景，美的心灵。这个世界会因为我们的存在而美丽，还会因为我们的努力而更加美好。那时候的我们爱哭爱笑，很容易被感动，也可以无所顾忌地表达我们的情感。我们还常常被我们自己感动，有些梦想很傻很幼稚，还是能让我们感动落泪，因为我们倾注的是最真挚最饱满的情感。我们不明白这个世界怎么会有纷争和战火，我们也不明白人与人之间怎么会有欺骗和背叛。如果这些污浊的丑恶真的存在，它们将在我们的奋争中被彻底改变。我们背负使命而来，多少次我们豪情万丈。我们不能容忍碌碌无为，我们将作为栋梁之材支撑和改变这个世界。情窦初开的时候，我们渴盼的不仅仅是爱情，激情和梦想是我们最初的热恋。它们成就了我们的青春，让那些默默无闻的日子成为锦绣年华。在最单纯的日子里，我们相信太阳在为我们升起。澎湃的激情渐渐平息，平淡的生活磨蚀着耀眼的光环。曾经以为我们能改变世界，可是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连自己都难以改变。我们行走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原来我们是这么的渺小。学到越多的知识，我们越能感觉到我们的匮乏；做过越多的努力，我们越能感受到我们的无能为力。太多的事与愿违，愿望再美好，也不一定能在艰辛的付出后变成现实。相爱的人不一定能走到一起，执子之手，不一定能白头偕老。那些至爱亲朋也开始离去，我们这才知道，我们不可能跟他们永远相守，死亡和离别就在我们的身边。这让我们更加地心灰意冷，我们垂头丧气，我们开始虚度光阴蹉跎岁月。在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渴望成就伟业；在我们真的可以做些什么的时候，我们却在漠视着最初的诺言。我们一点点埋葬掉我们的希望、梦想和勇气，这比埋葬掉我们的生命还要让我们痛苦。可我们还是做了，甚至做了我们曾经厌恶和不耻的事情。我们在一天天变成我们曾经讨厌的样子，我们的所作所为让我们沮丧和愤怒，沮丧和愤怒又让我们更加地无所适从，曾经美好的我们去了哪里？不再期待，明天会比今天好；不敢相信，我们曾经满怀激情和柔情。我们不是因为青春渐行渐远而黯然神伤，我们难过的是，青春的热情和朝气正在冷漠的岁月中一点点沧桑和泯灭。我们不得不面对我们的软弱、无能，我们在无数次的妥协和放弃之后，还在继续妥协和放弃。退到最后那道底线时，我们已两手空空，只是我们的心里还挣扎着一些不舍和不甘。有些梦想不该被世故和艰难吞噬，只有我们自己能为我们留下那份初心，只为我们而生的初心，如果我们放弃了，就再也没有保留的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有些事情只有我们可以成就，如果我们不去做，就再也没有实现的可能。我们犹豫着站在那里，没有看到太阳的升起，眼前的树枝上却摇曳着明亮的阳光。远处传来熟悉的歌声，不再让我们热血沸腾，可我们的眼角还是流出了一行热泪。我们怎么还能被感动？也许我们还没有走得太远，也许我们还没有离开得太久，少年的纯粹和激昂还会在我们的心头徘徊。飞鸟从天空飞过，带回一些已经陌生却依旧让我们感到亲近的记忆。我们不仅仅只是年轻过，我们还有过太多的梦想和激情。不期而到的感动，还可以让我们潸然泪下，还可以让我们想起从前，想起我们最初的诺言，最美好的愿望，最勇敢的决定，最执著的坚持。我们以为我们忘了，我们却都还记得。我们默默地往回走，没有祝酒词，没有鲜花和掌声，我们还是走了回去，怀揣着羞涩和忐忑，努力地往回走，身边竟然走着很多的人，我们彼此注视，在心领神会的一笑中，我们轻松了许多，也强大了许多，每一个人的一小步，也可以汇聚成浩瀚的洪流。浩荡的人群中，我们依旧渺小，可我们不再因为我们的卑微而无所作为。世界不能因为我们变得美好，至少不能因为我们变得丑恶。有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改变，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我们可以坚持不做什么。我们没有随波逐流，我们还能有清醒和坚守，这也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改变。我们少一些功利之心，少一些冷漠和熟视无睹，就是在善待别人善待生活。我们还在爱着那些我们将离别的人们，我们还在追逐着那些梦想，我们已经知道，很多梦想我们终其一生也无法实现。可是我们多实现一个梦想，这一生就少了一份遗憾。没有爱，没有梦想和努力，也就枉为此生。黑暗的夜里，我们可以因为匆匆赶路而绊倒，我们也可以安静下来，仰望星空，寻找那些明亮的星辰，在星光的照耀下继续前行。当大雪掩埋了道路，如果我们还敢于走出去，我们就可以走进一个晶莹剔透的世界，纯净的冰雪可以洗掉我们心底的污垢和麻木。（摘自《回家·四代人的老照片》，章珺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

一部难得的工业题材好小说

李寿生

工作之余，我喜欢翻看一些文艺作品。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艺创作呈现一片繁花似锦的春天景象，各种题材的文艺创作十分繁荣。但在众多的文艺创作中，工业题材的作品较少，工业题材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更是凤毛麟角。前不久，我的好朋友——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陈刚，十分高兴地给我送来他创作的长篇小说《卧槽马》，并希望我给他的作品写个序，理由是：您既是行业作家协会的名誉主席，又是行业协会会长，不能推辞！感情难却。我从未给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写过序。既然无法推辞，就必须有认真的态度。我用了几个整天的时间，认真把《卧槽马》读了两遍。小说的开篇就把我吸引住了，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我是一口气读完的。两遍读完，掩卷沉思，梳理我的读后感。有两点突出的感受：一是故事真实，二是语言凝练。首先，说说真实。《卧槽马》的真实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行业发展背景真实。卧槽马写的是一个化肥厂的发展历史，一个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行业发展的历史背景。我国化肥工业的发展，有一个十分生动曲折的大背景。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化肥极度短缺，为了解决我国农业的急需，全国化肥工业一片大干快上的景象，县县都办化肥厂。“要想当县长，先进化肥厂”，就是当时化肥工业红火的一句时髦流行语。九十年代，随着大化肥尿素项目的引进，随着小化肥的改造，随着我国化肥工业的技术进



步，我国化肥工业市场由“短缺”变成了需求基本平衡，化肥厂门前车水马龙火爆抢购的场面已经成为历史。到2000年前后，我国化肥工业出现了严重产能过剩的局面，产大于销的局面迫使全行业走上了一条“去产能”、淘汰落后的境地。由化肥极度短缺，到产需基本平衡，再到产能严重过剩，这就是我国化肥行业发展的背景，在这个大背景下，化肥企业都经历了从极度富有，到过紧日子，再到大浪淘沙、淘汰落后、转型升级的巨变曲线。《卧槽马》真实地反映了在这样一个惊心动魄背景下，一个典型化肥厂摸爬滚打的日子。二是企业改革主线脉络真实。《卧槽马》紧紧围绕一个由年产十万吨硝酸铵厂转型为碳铵化肥厂，又由碳铵化肥厂改造为尿素工厂，由全民所有制的峡湾化肥厂改制为泰丰化工有限公司，再由国有企业改制为资本上市公司的企业，生动描写了卧槽马化肥厂由兴到衰，再由衰到兴的全部改革发展历程。改革发展的利益冲突，引发了企业内外上下下群体各种矛盾，竞争上岗、下岗分流、人员调整、职务变迁以及企业围墙内外的兴衰变化等等，矛盾展开自然生动，矛盾冲突真实可信。卧槽马化肥厂其实就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完整历程的一个生动典型，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跃然纸上、活灵活现，十分难能可贵。三是人物性格塑造真实。小说围绕着卧槽马化肥厂三个主要人物黄政勇、吴英俊、姜大民的命运，塑造了刘梦娜、刘招娣、王友忠、王怀亮、胡远方、马雪花、马海

燕、张建新、艾新华等一大批有血有肉、性格各异，与化肥厂内外有着密切联系的鲜活人物群体。他们的命运既同化肥厂的兴衰密切相关，又同时代命运息息相关。黄政勇、吴英俊、姜大民的职务变化，刘梦娜、刘招娣的家庭生活，王友忠、王怀亮的社会关系，胡远方、马雪花的命运风雨……构成了一部生动的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化肥厂年轻人同周围农民的利益关系，化肥厂内部丰富的人文生活，化肥厂变革前后的利益冲突，都充分反映出作者对工厂生活的深入观察和生动提炼。其次，说说语言。《卧槽马》的语言，具有十分简洁凝练和准确生动的特点。小说的开头，用引子开篇介绍了卧槽马的悠久历史和千年不变的来头。一个简短的开篇，就把卧槽马沧桑的历史、惊爆的典故、家族的更迭，独有的特产还有小说人物王麻子等全部推出，把这样一个内涵丰富、纷繁杂乱的历史，丰富的人文遗产，长篇故事的铺张，娓娓道来，语言干净利索、扣人心弦，引人入胜，充分反映了作者老练的文字功底。人物情感的描写更是细致入微，催人泪下。有人讲，“能打动人心的只有人心”。描写姜大民癌症住院期间，在病床上同陪夜的刘梦娜那段感人肺腑的夫妻对话，更是情真意切，令人肝肠寸断。第二天晚上，他要刘梦娜陪夜。他把床匀出来一半，要刘梦娜陪他在床上躺着。刘梦娜说床太窄了，我怕碰着你，还是睡行军床上，靠着你的床，行吗？姜大民固执得像孩子，顽皮上脸地说，我就要嘛。两

风随着意思吹

作家创作谈 陈刚

工业题材让我兴奋，经历也是资本。我曾在中国最大的化肥制造企业里兼任过几家化肥企业的董事长。非常不幸的是，七年时间里，我组织参与停产关闭的化肥企业也是七家。这七家企业曾经是当地最大的地方工业企业，在日益紧迫的安全环保压力下无一幸免，或关停或破产。它们见证了中国化肥工业如何由弱到强，又经历盛极而衰，最后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这几年，我经历了如何面对几千名员工的安置，几十亿资产的处置，若干社会债务的清理，许多日子就在这样的纠缠和纠结中度过。我被员工们“围困”在办公室里，两天只能吃上一个苹果……悲观、怜悯、愤怒、无奈，我卷入到各种情绪的旋涡中，多么希望能够抓住一把稻草。但我退一步去想，又一个筋斗翻上云端去，我理解了员工们，如果企业还活着，我们依然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如果企业越做越强，他们会以更加温情的形式表达爱。为什么不能让这个企业永远强大下去呢？我陷入了困顿。即使玫瑰已经枯萎，芬芳仍将继续。我一定要写一个百年企业的传奇，即便是一部虚构的小说，也是我的理想。我从另一个广阔的时空里进入创作，却一度陷入沮丧，相对于充满激情的创作者而言，我更像一个迟钝的观察者。企业的历史变成了一堆腊肉，我闻到了一股淡淡的哈喇味。如果用现实主义来处理，怎么超越现实本身？宁静、琐碎，缺乏大波瀾，也没有刀光剑影，所有的过程只能像日常工作一样消融于平庸。无论静态描写，还是开放叙述，现实永远比小说更精彩，我感到了经验的陌生和观念的挑战，那么虚构的必需性就成了一把梯子，终于让我微弱的使用寿命爬上了解释理想的阁楼。我开始尝试用现实生活中的砖瓦搭建另一个虚拟的世界，我关注工人们隐秘的生活情调，用粗糙的词语打磨还原某些场景。开始把一幅幅热气腾腾的工作画面和沁人心脾的生活场景移植到小说现场里，然后小心翼翼地绕过意义的浅滩，把自己的思考和意识碾碎了糅进去。我变成

了一只蜘蛛，慢慢织网一样构建关系，把人与人之间的微妙相处、地方和企业间的相互依存、政府与企业间的频道转换牵扯进来，让它们之间不仅发生结构性的关联，而且在关联与冲突中发出声音，并呈现出剪不断理还乱的样子……在个体的、具体的生命与整体的、抽象的历史之间，充满了永恒的紧张的对峙，社会的进步就在这每一个历史对峙的缝隙里生长。在这部小说里，我希望企业家（黄政勇或吴英俊）的使命就是去填补好这缝隙，让新的生长更加牢固。洞幽烛微，我多么希望这些呈现出来的东西，看上去更像柏拉图所说的“另一半自己的生活”，也像我们温馨相处的生活。人的存在的本质是向死而生。我相信企业也是有生命的，就像人一样会经历生老病死。如果放在哲学的层面去思考和考量，死亡最终会成为一种必然性的结果。这部小说更多的观察是作为独立的个体（无论是员工，还是企业家）在面对必然环境的反应。人的一生都在对其周围的环境不断作出选择和调整，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打拼也是一种选择，就像奋力一跃的卧槽马，充满了对生命的冒险。汉语之美、汉语之深厚和微妙，就在这一个一个的词，它被念出来，然后余音不绝，因为诗人和小说家们把层层叠叠的经验、梦想和激情写进了这个词里（李敬泽语）。写作者可以通过文字看见彼此，映照彼此，温暖彼此。那将形成一片光芒。所以文学是美好的，而且有趣。当我们的生活失去重量时，你还可以自由飞翔，而托举翅膀的风，也可以随着你的意思吹。最后要特别感谢王蒙老师为本书题写书名以增辉，寿生会长为拙作序而添彩，他们的文和字，散发着夜空里的星辰一样纯粹的光芒，穿透了世俗的尘埃，充满了提掖晚辈的澎湃力量，令人温暖，令人感动。感谢所有爱我的人！我也深爱着你们！（摘自《卧槽马》，陈刚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

（上接第6版）从旁观者，觉得这个专业的难度极大而且很特殊。他们不同于医生治好病人就功德圆满，他们也不像演员演好角色就获得掌声，他们的工作成绩几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有谁能界定他们的工作完成了？小说里挑选的例子都是看得见的，那是为了文学作品的需要，其实，大量繁重的工作是防患于未然。因此我觉得他们有点像地下工作者，默默无闻地与天斗与地斗，当然主要还是与人斗。一部小说远不能写出保卫祖国大好山河而奋斗的他们！近年来看到中央一系列保护环境的举措：拒绝洋垃圾进口，关停不良小工厂，加强河流的监管力度，等等，让人备感欣慰。“中国梦”不是梦，必定是明天美好的现实。我“梦中的河”也将变得如梦中一般清丽可人！但愿到那时，能满心欢喜地再沿着这条河走一趟。

一篇小说孕育的过程往往是很有趣的，就如我写这篇《减去十岁》。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全国人民都如大梦方醒，兴高采烈地迎接新时期的到来。高兴之余又难免叹息，怎么浑浑噩噩的就过去了十年？那十年到哪里去了？在老同学聚会中，在老朋友相见时，一张张欢笑的脸上却又不经意地闪着泪花，心中难言的种种谁得以诉说？生命中的十年被浪费了，没有了，小鸟一样飞去再也飞不回来了！我被这一片愁云包裹着，深陷在这无言的懊恼中，神仙也不能把丢失的岁月还给你！忽然，一个念头闪现了出来：不堪回首就别去回首，把那荒废的十年扔到脑后，把那十年从记忆中抹去，让每个人都找回十年，让每个人都减去十岁，岂不快哉！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一篇荒诞小说

就这样飞快地形成了。记得构思的过程非常的顺畅快捷，甚至是非常愉悦——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在机关风传了开来：中央要发一个文件，每个人都减去十岁！于是，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欣喜若狂跃跃欲试：我就要减去十岁，我就要找回十年，我老干些什么？本来59岁还差一年就退休的老同志，想到还可以再大干十年，立刻精神百倍一扫老态；本来49岁的科研人员想到即将回到39岁正当壮年，顷刻间意气风发怨念全无；本来39岁肥胖臃肿的女士想到就要变回29，马上动手修饰打扮，还能抓住青春的尾巴；更别说本来29岁的姑娘将变成19岁花朵儿般妙龄少女的狂喜！小说写到这里我不知道该怎么结束了，我的“文件”掀起了一场风暴，给人人带来了一个美梦。笔下真不忍心写没有这个文件，可又不能写

真有这个文件。于是，我只能写成现在这样：文件不知搁哪儿了，大家都在疯狂地寻找！最后想说了是，这次《谶容文集》的出版，也是一个偶然。二十年前，广州花城出版社曾把出版我的文集列入计划，由编辑部主任文能同志负责。当时觉得来日方长多写几篇等等再写，这事也就不了了之。谁知这一等竟是二十年！而今我已耄耋之年，自知精力枯竭力不从心，这种累人的事干不了了，故而从未有此奢望。谁知去年岁末，《收获》创刊六十周年庆典，我有幸应邀到了上海。会后去巴金纪念馆拜祭巴老，在巴老故居的客厅里见到了编辑部的朋友们，久别重逢，大家都很高兴。笑谈中他们得知我尚未出版过文集，就竭力鼓励我必须做这件事，而且许诺不用我出力！今天文集真的编好了，我怎能不感谢他

们！现巴金纪念馆馆长李小林，她不仅是我多年在《收获》的责任编辑，不仅同意用她父亲巴金同志的美文为全书序代，而且促成了这套文集的出版。纪念馆的周立民同志、王伟歌同志，编辑部的肖元敏同志为我承担了一切：从收集作品、寻找照片、编排卷次、制作年表，直到联系出版社，他们统统包揽了。又蒙作家出版社格外垂青，社长吴义勤同志亲自安排，资深编辑罗静文同志精心制作，文集才得以成册。正如离开上海前夕李小林的话：这是意外之喜。没有朋友们的热情鼓励与切实的帮助，我的文集是绝无可能出版的。事情他们都做了，留给我的任务只是写几篇短文。写好后记，我的任务就完成了。（摘自《谶容文集》，谶容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